

● 克扬 剑莹 著

# 天干会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7.5

I247.5  
3346

BK91109

>

# 天干会

克扬 剑莹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予 里  
封面设计：钟 嵘  
版式设计：卢永生

## 天 干 会

克扬 剑莹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140,000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 3,000

ISBN 7-226-00224-8 / I · 74 定价：2.35元

## 内容介绍

反映大革命的《天干会》寓风趣幽默于一炉、客观、真实地再现了国共两党在汹涌澎湃的战争中合力北伐的内情。透过男女主人公耿亮、阿庚“生死不渝”爱情的蛛丝马迹，上溯“黄埔”初期的和衷共济，下联江南小城的世态变幻。可一叶而知秋地感知联合又斗争中剑拔弩张之微妙较量。在风云莫测中悟出历史迂回前进的轨迹。

## 目 录

小 引	1
第 一 章 土炮一声除旧	16
第 二 章 桃符万象更“糟”	37
第 三 章 渔 家 愤	64
第 四 章 福 盛 堂	92
第 五 章 奔 丧	111
第 六 章 赤 巾	139
第 七 章 白 骨 堆	173
第 八 章 葬 耿 岭	195
第 九 章 光 郡 亭	212
第 十 章 意 外 风	228
第 十 一 章 糊 涂 帐	259

## 小 引

绰号俗谓诨名，固非人皆有之，然而，这习俗大约全国都是有的。起诨名多半为了取笑人，所以人们每每依据被取笑的对象体态和其它特征，用可以引人发笑的他物喻之，抑且贬意多于褒意，想来也是到处皆然。在咱们黑龙江，人们爱把肥人比作黑瞎子，把脾气坏的人叫作大炮仗，就足见一斑。然而江淮间人们取诨名多求反意，不作类比，倒颇为别致。他们把矮人叫大个子，把秃头汉叫大辫子……这，已然超出玩笑范围，简直是污辱人了，而在当地则习以为常，不以为侮。到了扬子江南，不仅人有诨名，连地方也有别号，对咱们说来，真是一桩稀罕事。

本来，咱们俩是奉哈尔滨驻军首长派遣，进关收集资料，编写我们军史的。于是，我们由山东而河南，从安徽到江苏，在1980年初钻进太湖西侧一座小县城里来了。这地方，照中国方言区

划，是所谓吴语区，人们说话好似莺歌燕语，挺好听，可惜咱们听不懂。由此引起我们许多感慨，埋怨普通话推广得太慢，大家同是炎黄子孙，咱们不过由边疆走到吴地，就如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其实，若不是沙俄老毛子在清代侵占了我国北部大片领土，咱们黑龙江省，还是中国的内地呢。

还说这小县城，她很漂亮，也很繁华，老实说，我们喜爱这地方。所谓城邑云云，原是老话，如今城墙早已拆除，只是一座四万人口的大镇子，因为从古至今县机关都驻在这里，人们在口语习惯上还呼之为城就是了。据当地人说，在早，城四周全是水网地，现在的四通八达公路网，都是解放后逐年修筑的。在南城门遗址外，有一座古桥，桥南有一片小广场，小广场四周有几家店铺，几片农贸市场，终日价叫买叫卖，倒也热闹得很。再向南是一长溜东西走向的矮山，山上的树和竹相间而生，相当茂密，远看去就象是一幅着墨很浓的画卷，真个儿蔚为壮观。

那片小广场如今是群众集会场所，解放前则是历代统治者屠人刑场。那儿有一块碑，立于清末，铭题叫《冤魂祭刀》，作铭者署名南山道士。他用借鬼神以喻人世的手法，写出了“十官九恶，十杀九冤”，在那个时代，可谓难得的上乘

碑文了。

地方的别名也就从小广场开始，至少我们走访过的地方是这样。因为这儿在早是杀人场，至今还被叫作“断头地”。至于广场一词，当地人还没这个用语习惯，且不管那场有多大。

那座古桥，不消说是老式的石拱桥，相传建于南宋高宗时代，原有七孔，如今只剩下三孔了。显然，这近千年间，它也经历了许多沧桑变化，可惜咱们缺乏考古知识，无法去细究它。这座还叫作七孔桥的三孔大石桥，倒是气势雄伟，高大、宽厚、结实，桥上人来人往，桥下舟楫穿行，建筑规格和实用价值，都堪称本城珍贵古迹。

古桥下有一条短河，两端各连结着一片小湖。然而，当地的小片湖泊都是叫作“沽”的，东边的叫左沽，西边的叫右沽。源于此，那大石桥的正式官名就叫作“沽上桥”，照吴音读法，这沽上桥就成了“谷香蕉”。

当地石质好，立碑风气也盛，桥两头各有一片碑林，总数有一百五十多块，别处倒少见。那些碑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也是本城可以引为自豪的文物。碑铭又使人觉得方块字之可贵，它对国人是公正的，张便是张，李便是李，读碑探事，倒省却咱们诸多烦扰。其中有一方碑是解放



后立的，记述着许多当年新四军活动事迹，大多是咱们前所未闻。我们把碑文拍照下来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便请教我们的临时顾问兼翻译。那碑文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在太湖之滨就发生过赤色暴动，诞生了红十三军……”这事我们从来没听说过，也压根儿没想到在那白色恐怖年代，会在这地方出现红色起义，而且还成立了一个红十三军。于是，问我们的临时顾问：

“这个红十三军是哪一年的事？那场赤色起义主要地区在哪，为什么不专立一尊纪念碑呢？”

“这些，我也说不清爽的。”顾问答道，“我是外地调来的，近年来才晓得这件事。至于她的斗争始末，现在只剩下一些零星传说。省委正在征集这方面资料，准备建纪念馆呢。”

“县里没有史料记载吗？”

“唉！在‘史无前例’日子里，县里所有档案材料，历史文物，统被‘造反派’当作所谓四旧，一炬了之，荡然无存，真叫人痛心哉！”

“那末，这许多石碑为什么没受到破坏呢？”

“那是一位叫阿乙伯的老同志，在‘一月风暴’以前，动员船工们把碑统统秘密埋起来，粉

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才又一一各归原位的。”

“阿乙伯是何等样人？”

“本地的老县长，也是个老革命。”

“老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这，我也是说不明白的。从前我问过阿乙县长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辰光，他是不是个共产党员？他开玩笑地说，赤佬<sup>①</sup>！你又不是组织部长，怎么盘问起我的历史来了！”

“阿乙伯现在何处？”

“唉！”‘文革’一开始，他就靠边站了。后首是批‘二月逆流’，那些‘左派’们又把他拖上大会场，要他用亲身经历，说明刘帅、陈总和小平同志都不会打仗，淮海同渡江两大战役，因为学了林彪全套战术，所以才打胜了。哪晓得阿乙老头脾气特别倔，他就在主席台上骂开了：小赤佬！这都是哪来的胡话？那两次大战役，小平同志都是总前委书记，刘、陈二位老师都是著名的军事家，他们三个都不会打仗，你们是怎么解放的？林彪是四野司令，凭什么管二野同三野。哪个学过他的什么战术？……接下去，他用大量事实，说明总前委三位主要领导人如何英明正确，指挥得好，所以才有两役全胜。

---

<sup>①</sup>在吴浙方言区，“赤佬”类若此方话的“妈的”，可以作普通骂人话用，而更多的场合是作惊叹词用的。

“这一下阿乙伯可闯了大祸，被当作死不悔改的‘走资派’，持续游斗了半年，被活活折磨死了。他的儿子是在陶勇部队里打仗牺牲了的，只一个孙子在外地工作，就是把他找见，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走，走，走，桥北头有一方大碑，那上头还记述着阿乙老头一段事迹呢。希望你二位来一部电影，宣扬一下这位刚正不阿的老县长。”

“我们俩都不会写电影。”

“那就来部小说吧。”……

还是在咱们刚到这小城的时候，县里领导就为我们请了一位导游，我们就管他叫顾问兼翻译。他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，六十多岁了，个头不高，左脚有毛病，走路带拐杖，精神倒是满健旺的。他也有诨名，叫“一国通”，意谓他通晓全国方言和各地风土人情：这，当然含有夸张成分，不过，我们跟他相处一阵子，发现这老先生委实有些学问，对于文学创作还满内行，只因献身教育事业，致无脱手之作，没有被冠上个什么“家”就是了，听说他的学生们有几位早已被“家”上了的。

“一国通”老先生领着我们去找他所说的那块碑，边走边说，介绍那碑建立的年代和背景。说的是1927年春，为接应北伐军东进，本城有过

一次武装起义。这事与我们军史毫无瓜葛，只因“一国通”老头讲得那么起劲，出于礼貌，我们只好跟着他走，一面洗耳恭听。

原来那场起义，阿乙还是个青年船工，本名叫刘大山，同龄人都叫他大山哥，还不够称作“伯”，也不是那次暴动主角。那次起义的主要人物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叫耿亮，女的叫纪淑芳，也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纪家是本城二等商户，淑芳双亲都在1923年死于兵祸，她兄嫂倒也开通，一直没让她失学，1925年照她的志愿，资助她去广东大学(中山大学)就读。不久，淑芳又进入了黄埔军校女生队，参加过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，以后就成了北伐军的女兵。耿亮父亲是县中学老师，家境相当贫苦。然而，耿亮倒生得聪颖俊美，幼时有一位算命先生给他推断过时辰八字，算定此子日后定当大富大贵，必作大官无疑。纪老板在世时迷信极深，便下本钱资助耿亮从初小读完高中，抑且公开表示，他的女儿纪淑芳就是未来的“耿大老爷”掌印夫人。后来，淑芳去广州不久，耿亮也去广东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，此后他做过基层军官，打过许多仗。“一国通”老先生也是听当地老年人说，耿亮成年之后，真是漂亮后生，中上身架，一字眉，方型脸，粉肤赤唇，挺拔俊秀，是全县公认的第一美

男。纪淑芳是个蛋儿脸，长得也满漂亮。不过，那时候本城首富伍老板的宝贝女儿翠翠小姐，是被称为全县第一美女的，可她的面型体态都与阿芳姑娘酷似，只是阿芳的额头稍微突出一些。

介绍两位姑娘，“一国通”老先生就讲得特别认真，他大约以为这类话题最能引起创作人员兴趣，虽然他也知道我们任务是写军史，文学创作是我们的业余活动。其实，美之与人本是个相对的东西，照年数推算，她俩如今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早已无所谓第一第二，反正是两个老太太。

我们本已不想去寻读那块碑了，及至来到碑前，又被它那片柳体楷书的碑文吸引住了，全文两千余字，无一点败笔。碑文题目叫《丁卯起事记》，是骈体文言，又是古汉语读法，对今天青年已经不适应了，用现代白话文译出来，文中记的故事，概略地说，是这样的：

1926年秋至1927年初，国共两党虽有歧见，尚未公开分野，表面上仍是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军，以武汉为基地继续分头北伐。西线的贺龙、叶挺、唐生智诸部，沿京汉线北上，接应冯玉祥的队伍出潼关，攻打奉军和吴佩孚残部。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朱培德、程潜、李宗仁各军沿江东下，改称东路军；占领皖赣二省后又兵分二

路，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名义带一路人马指向杭州，蒋总司令自领主力直下南京。恰于其时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渡江南下，会合五省联军孙传芳残部，据守江浙一带，还有相当之抵御能力。蒋介石的整个东路军，摸不清敌方虚实，不敢冒进，便在皖浙赣边停马不前。

同以往诸役一样，每逢战线出现僵局，总是由共产党人率先冲阵。这次又是由曾是黄埔军校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秘密潜往上海，准备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，从背后突袭敌人，配合东路军正面行动。为此，东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从各部队抽调若干军政干员，潜入沪宁线一带，策划武装暴动，这又是为了配合周恩来行动的。耿亮与纪淑芳也是这次从第六军调出来，被派回原籍，谋划起事，他俩回到小城恰好是1927年农历正月初五，照当地风俗，是接财神的好日子。在他们返里之前，本城已驻有张宗昌一营人，企图是保障沪宁线南侧安全，属一般性军事部署，并非预先察觉北伐军要在这儿做什么。

这一营北洋兵，本来是东北一股土匪集体蜕化为官军的，军纪极坏，与土匪并无二致。他们借口治安需要，赶走了县太爷，便由匪兵营长署理县知事。这位丘八太爷一个字不识，不知政治为何物，也不解革命为何意，就会乱杀人，死要

钱。有一天，丘八县尊问他的左右：“那国民党宣传啥的‘三迷注意’，啥意思？妈拉巴子！是不是讲的官迷、财迷跟色迷？他们看咱们北军不注意这三桩事，才要兴兵北伐，是这么回事吗？”他的左右全是惯匪，也就胡乱应着：“是哩，总爷。”丘八太爷这下子光了火，大骂道：

“他娘的！那南军就不要娘们，不下小崽？他们都没个上下，都怕银子咬手？妈拉巴子，他们要革咱的命，老子就先革他的命！爷们都听着，姓蒋的那老兔伥子诡计多端，当心他派探子过来坏咱们的事，往后看到不顺眼的人，都给我崩了他！爷们要是怕宰错了人，就盖个冤枉庙，有冤鬼都到阎王爷那儿打官司去。”在他这样胡喊乱叫声中，每天都有人被拖上沾上桥去砍头。被杀的人里头，有和尚、道士、赶集人和过路客，也有乞儿和行商。简直莫名其妙！小城无端的在暴政中呻吟，无分贫富，莫不痛恨这股关东丘八。

耿亮与纪淑芳回来之后就隐入民间，秘密活动。经过一段时间考察，挑选八名骨干，连他俩在内共十人，作为发动起事的组织核心。为保密计，他们用“天干”十个字，以出生年月为序，每人取个代号，因为吴语泛用“阿”字，他们的代号也就一律冠上个“阿”。纪淑芳的哥哥是以商界代表身分参加活动的，他已二十有八，算老

大，便称作“阿甲”。26岁的船工刘大山，代表下层社会，依年龄，称阿乙，就是后来的阿乙伯。耿亮序在第四，叫阿丁，朋辈则戏呼之为阿拉丁。纪淑芳排在第七，称阿庚，从那起，她的本名渐为人们忘却，都叫她阿庚姑娘。伍家的翠翠小姐成了阿辛，她原在上海某教会大学读书，如今跑回来参加革命了。另外的五个“阿”都是城里知识青年，各阶层的都有。

组织起来了，并无正式名称，后来才有个不成文的称号，叫作“天干会”，阿丁是首领，阿庚副之。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：“打倒军阀，实行三民主义。遵循国父遗教，早日实现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”这口号也是他们秘密发动民众的政治纲领。

阿乙这人粗识几字，敢作敢为，是青年船工们的领袖式人物，在下层社会活动能量很大。那时此地有船城之称，全城八千人，船户丁口就占六成，有各类航船200余只。船民一向是结帮谋生的，也是当地唯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。船上有少量钢枪，大量的武器是大刀、飞叉和鸟銃，一声螺号响，就能集合起来上千人参战。

“天干会”发展得很快，半个月光景，就有了三百余名委员。却糟，城里人习性懒散，又爱打听消息，扩散知闻，“天干会”在起步线上就



走漏了风声，跟着就受到了残酷镇压。丘八老爷带上他那一营土匪兵，日夜不停地满城搜捕，五日之内被杀会员达189人，“天干会”算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于是，阿甲吓得全家逃往南京，翠翠小姐连上帝也没来得及叫便只身溜回上海，丙、壬、己、癸、戊五个“阿”都牺牲了，残存的会员大多逃散。坚持斗争的只剩乙、丁、庚三人，他们在船户中隐伏下来，收容失散会众，检讨教训，准备再起。

经过这一严重挫折，“天干会”活动方式特别隐蔽，谨慎。他们制订了暗语，切口，在内部和对上级联络用语中，本城就叫“阿城”，本县就叫阿城县，一般会众行动都很警觉……

“一国通”老先生为我们读碑释文，累得满头大汗。说到这里已经只剩下末段，虽然重要，无奈老先生太乏，我们便建议他和我们一起回招待所吃饭。在返所途中，我们谈起县和县城因为“天干会”落下个外号，倒有些意义。老先生高兴地笑了，说：

“革命‘革’出来的地方别称，体面事嘛。我们这里老年人，到现在还都自称阿城人嘛。”

吃罢午饭，老头子精神又振作起来，坚持把末段讲解完，说20分钟就够了。人家如此热情，我们只好从命。老先生此番话虽不长，但讲得慷